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五至九号

(1930年3月—1930年5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五至九号

(1930年3月—1930年5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號五第 卷七十二第

日十月三十一年九月



佛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五號

民國十九年三月十日發行

華新羅山水(三色版)

插

中俄交涉之代表

一幅

丹麥太子來華

一幅

蘇俄反對宗教之狂熱

六幅

國際

中俄最近的國際關係與中俄會議

一幅

尼泊爾犯藏

一幅

越南獨立運動之悲劇

一幅

盧比阿就職遇刺與墨俄邦交斷絕

一幅

■時事漫畫(六幅)

各國公民直接立法制之比較研究

一幅

■說英國話的貴公主

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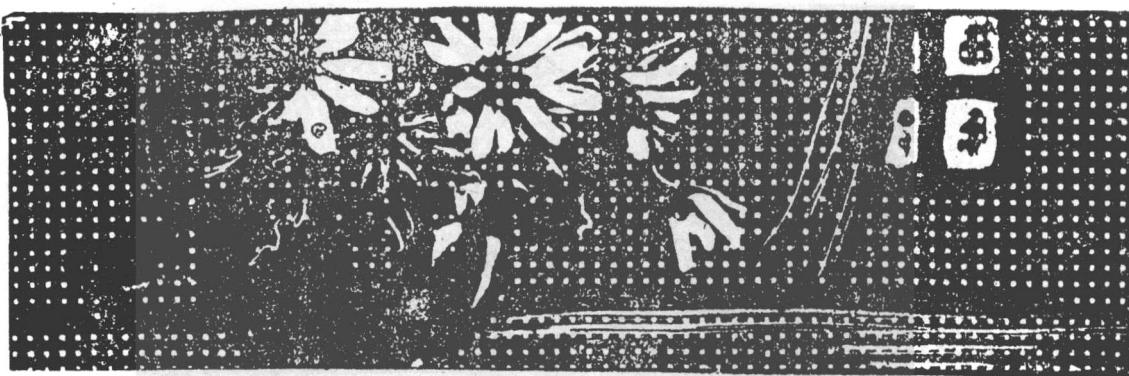
倫敦海軍會議述評(倫敦通訊)

一幅

太平洋中心的列強資本戰

一幅

世界論壇



將來中亞新形勢的觀測.....

米田實(墨)

法西斯蒂統治下的經濟現狀.....

F. Nutt (墨)

英美對於廢除領判權之公論.....

Cowley (墨)

新有鬼論與新無鬼論.....

張東蓀(墨)

■製飯工廠.....

哲(墨)

穆天子傳西征年曆.....

顧 實(空)

五強裁減海軍會議的集議地.....

良 輔(七)

冰島的國會千年紀念.....

哲 生(光)

樸荷特爾.....

劉開渠(空)

瑞士多發明家.....

頤 華(公)

羅素談美國人的類似性.....

良 輔(公)

芬蘭之冬.....

李 昂(火)

五月天(小說).....

陸魯一(九)

■以飛機代汽車.....

李 昂(火)

白衣男子和我(小說)(日本淺原六郎著).....

查士驥譯(空)

附 錄

中捷友好通商條約.....

(105)

時事日誌.....

(105)

中俄交涉之代表表

莫德惠



加拉罕

華

來

子

太

藝

丹



丹麥太子於本年三月初旬奉華，我國政府大之歡迎。圖中二二丹麥太子，二三王妃，五丹麥太子夫人，六主席，七孫科，八孔祥熙夫人，九胡謐民之女公子。

(一) 狂教宗對俄反蘇



炬一付盡像藏神家



烏克蘭基爾地方之著名教堂改為古物陳列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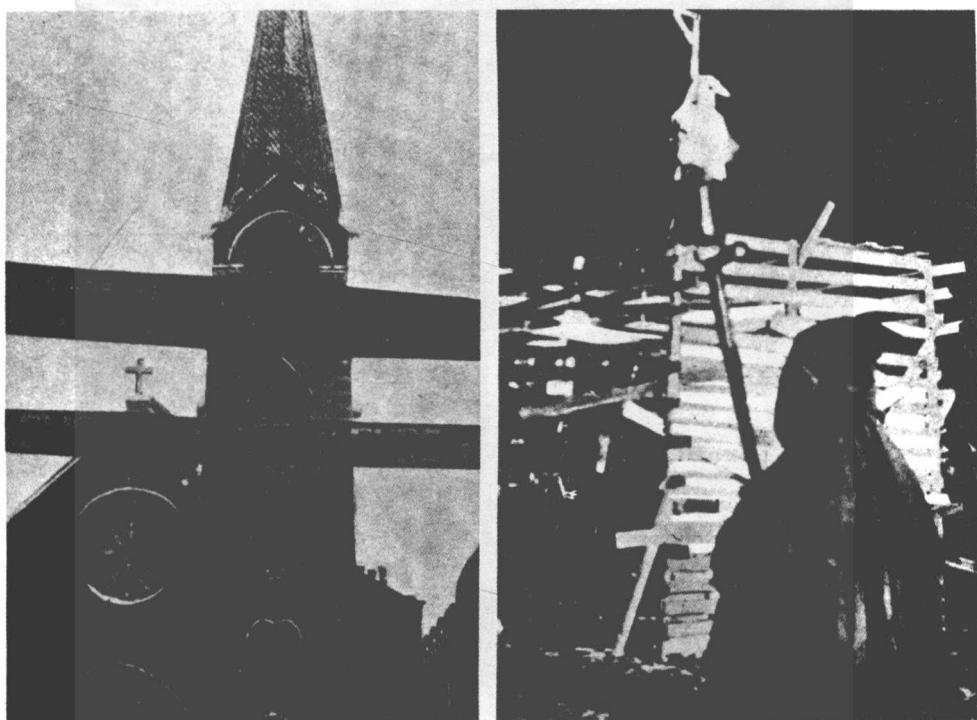


工人正在把去在場去上之神像，將教堂屋堂改為工人俱樂部。

(二) 狂熱之宗教對俄蘇反對



莫斯科大學學生故飾牧師形狀通行衢



列寧格拉焚燬宗教象徵物——中世紀焚絞異教徒場所之模型。莫斯科教堂門首。鴉片」的標語懸掛於

國際

中俄最近的國際關係與中俄

會議

自去年七月初旬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中俄間紛擾了足足五個多月。我方生命財產，在此數月間的損失不知凡幾，而後來只獲得了喪權辱國的伯力會議記錄的結果，這是一件多麼痛心的事！我們現在要將最近中俄國際關係的情況報告於讀者，但為求明瞭起見，請先將中央對於伯力會議記錄善後的辦法略說於後。

中央對於伯力會議記錄善後的辦法是於遼寧當局派莫德惠晉京呈報該會議經過之後，加以極鄭重的考慮和研究，纔決定的。決定之後，即由外交部於二月八日發表俄事宣言以表示對俄的態度；同時下令將朱紹陽、蔡運昇、周龍光免職查辦。宣言中雖未正式明言伯力會議議定書無效，但確切聲明蔡運昇的簽字實屬超越權限，並言國府為謀中

東鐵路問題之最後解決起見，準備選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正式會議，專為討論中東鐵路善後問題。其全文如左：

國民政府前令派蔡運昇與蘇聯代表司曼諾夫斯基為初步商議解決因中東鐵路發生之糾紛問題，並討論嗣後舉行正式會議之手續。中國蘇聯兩國代表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伯利簽立記錄作為解決中東鐵路之糾紛。茲查該項記錄除規定解決中東鐵路糾紛之外，尚載有數種事項，屬於兩國間之一般關係，顯係超越國民政府訓令之範圍，而為中國代表無權討論者，中國代表實屬超越權限。且按之國際慣例，兩國協定由雙方代表訂立後須經各該國政府核准或批准。伯力記錄中關於解決中東鐵路糾紛之辦法，業已實行。依照該項辦法，兩國拘留之人民，已由雙方釋放；該路新正副局長亦經任命；該路交通已恢復原狀。國民政府茲為謀中東鐵路問題之最後解決起見，準備選派代表前往莫

斯科出席正式會議，專為討論中東鐵路善後問題。至該路以外，關於兩國通商及其他一般問題，蘇聯政府如認為有商議之必要，另派代表來華時，國民政府亦願與之商議。

觀於上面的俄事宣言，可知伯力會議記錄中關於解決中東路糾紛的辦法，我方已勉強實行；而其善後問題則須俟正式會議開會莫斯科時再由二國的代表討論。現在因為正式會議尚未開會，所以有許多關於善後問題的事件無從決定進行，而於該路上我們只眼見得俄局長到任以後，氣焰逼人，邊境俄僑興高彩烈；而我方則在在感覺痛苦而已。在目前最為難堪的就是俄軍至今猶在我邊境時時示威，在俄的華僑仍被虐待。至於中俄正式會議則延宕了好久，猶未舉行。茲因這種情況

實為國人所不能漠視，而且是當局所應及早設法補救的，故我們要將關於這種不幸的情況，提出來說說了。

(甲) 俄軍的示威 扎滿一帶秩序，至今仍未恢復。據中央日報所載平訊，「駐在中俄交界阿巴格梯地方之俄兵時時從事演習，或更於不毛之山頂上遙窺華境，似戰爭不時可以爆發，因之人心大為不安。此種不安之現象，不僅限於滿洲里，扎蘭諾爾，即遠至海拉爾亦復如是。謠傳蘇聯三月底以前，擬將自邊界至陰山一段鐵路全行佔領云。」又按時事新報所載海拉爾通信云：「由滿洲里所得確實報告，悉赤軍沿邊

機關槍八十枝，鐵甲火車六輛。以上各物，我們在邊境上均可望見。此外

尚聞有大批赤軍及軍需均在赤塔司令部。自三月九日蘇維埃放假紀念推翻舊俄帝政國慶起，各種俄人團體，遵照莫斯科所發命令，均靠近中國之地方，舉行示威。」近據報紙所傳哈爾濱消息，扎滿方面，不但時聞砲聲，且有俄方的砲彈落在我國境內。該地居民，大為驚恐。我國地方當局質問俄方，而俄方答稱由其軍事演習所致。事之可駭，莫此為甚。試問這種情形，是不是平和時期中所應有的？

(乙) 在俄的華僑仍被虐待 蘇俄常以非刑，苛稅，沒產，苦役種種舉舉對付華僑，使他們傾家蕩產，欲留不可，求去不得。他們所受的痛苦，實在慘不忍聞。茲將中央日報揭載哈訊所述幾項事實錄後，以見蘇俄虐待華僑的一斑：

(一) 苛稅非刑 三月七日由赤塔乘歐亞通車歸國華僑王兆蘭云，在赤塔時因財產關係，羈押監獄。內有同難王興玉者，向在赤塔菜雜貨商小有積蓄，去年八月間，有俄籍華人單二虎者，現充蘇聯國防政治局局員，向王云，按汝財產估計，應行納捐一萬元。王因私念所有房產貨物約值三萬元，若納捐一萬，尚有二萬可餘，當向鄉友挪借一萬元，如數納捐，距未逾三日，單二虎忽又將王捕去，押於國防政治局拘留，直至本年二月八日，竟由該機關判將房產貨物沒收，處王徒刑五年，送押牢獄。王係河北新城縣人，眷屬在俄，無法返國，將有變為餓莩之虞。

(二) 苦役殺人 又據陳兆云，蘇聯近將處罰苦役之華僑千餘

名，運至海參崴煤礦工作，每出煤兩車，發給鈣包華斤一斤十四兩，多寡以此類推。煤含毒質，肌膚觸着，立即腫潰。且礦中飲料不潔，每飲此水，即頭目臃腫。最近管理員復怠其職守，一連五日，不令人運清水，以致工人渴極，遂飲礦水，因而頭目腫潰，數日間死亡八百餘人，是不啻間接抗殺我僑民。

(三) 出境苛捐 自二月十八日至三月初，由俄境歸來者共七百八十二人，均由商會招待，送返原籍。當其出境時，均被俄方徵收出境簽證費六元四角，又徵出境捐八十六元五角。此項苛捐，彼等都變賣衣物付之。

所幸俄國虐待華僑的情形，現在政府已經明瞭，並預備在中俄正式會議席上與俄方嚴行交涉。我們只要看外交部情報司鮑靜安在中央廣播電臺上公表的以下一段的報告詞，就可曉得。「外交部已經接到蔣公使幾個電報，報告蘇俄當局虐待華僑的情形。截至現在止，尚有不少華僑被拘留在卡森、穆幽曼斯克、蒂佛阿察蓋爾及阿特諾斯克等五個地方。凡已經釋放的僑胞，雖然蘇俄政府允許他們出境回國，但是不准他們攜帶錢幣和用具。且火車運輸，即以邊境為止，逾此不管，並且還有其他虐待的情形。」總國外交部已經根據駐俄大使的報告，向俄提出嚴重抗議。德大使一面向外交部建議，請中國在滿洲里、長春、哈爾濱一帶，設立救濟站，以救濟由蘇俄返國的僑胞。外交部已經向東北張長官商洽辦法，至於被拘在海參崴的僑胞，所有未釋放的，現由駐歲德領事。

與俄當局正在交涉中。外交部對於這幾點，已加以深刻的注意，在中蘇正式會議席上，必定嚴行交涉的。至於中蘇正式會議確期尚未定，但是中國全權代表莫德惠及鐵道部外交部派去贊助的屠慰曾李琛兩君，都已抵哈爾濱，大概四月初，即可動身赴莫斯科。」

(丙) 中俄正式會議的延期舉行 按照二月八日外交部發表的俄事宣言，將來於莫斯科舉行的正式會議中，討論者限於中東路善後問題，但蘇俄則多方刁難，要求擴大會議範圍，除中東路善後問題外，尚須討論關於新疆蒙古諸縣案及商約航權等問題。故中俄正式會議，以前雖有於四月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之說，而事實上則因俄方刁難的緣故，勢須延期。按新聞報之哈訊，俄方對於正式會議之意思與態度，現尚莫測。蓋中央發表俄事宣言後，俄方迄猶不作表示，非祇其政府如此，即在哈的俄領等要人亦絕不談。有詢其對中國宣言意見如何者，彼則解裝凝聾，謂尙未曾收見宣旨。據中央日報平訊，滿洲里蘇聯領事館務自恢復以來，未將駐紮領館的俄軍撤去。該項駐軍初為四十名，嗣又增加三十名，最近則復增加，計共二百人左右。遼寧地方當局雖與駐哈蘇聯總領事交涉，但無效果。蘇聯方面其後表示此項問題須留待中俄正式會議解決。又報載駐黑俄領事不得我方許可，擅自在昂昂站設立領事分館，黑省當局現正提出抗議，電交涉員與俄方交涉。這恐怕都是俄方意圖擴大正式會議討論範圍所施的惡辣手段，而為我們所不能輕輕看過的。至於中俄會議，究竟定於何日舉行，截止本文脫稿為止，尙

未得有確息。我們現在所知道者，不過是最近有個「我方代表莫德惠氏定於五月一日赴俄」的消息而已。茲將民國日報所載的該項消息錄後：「京訊，莫德惠准五月一日赴俄，外部接哈電，俄籌備專車迎送，並以莫斯科中國使館為代表辦公處。」又訊：「東路督辦署招待記者，烏澤聲報告，謂莫德惠此行，決提贖路案。未贖前，主照中俄奉俄協定修改路章。俄方對鍾毓通知書措詞滿意，屆期當派專車至滿洲里站迎莫，並修築我國駐俄大使館為行轅。會舉請由新築土西鐵路歸國。理事中李紹庚伊之馬路夫隨往云。」準是以觀，可知俄方初則對於正式會議取延宕的策略，今則由我方對俄交涉的結果，有準備迎迓我國代表莫氏赴莫斯科開正式會議的消息了。

現在既有莫氏赴俄，中俄正式會議將開的消息，凡屬國人當然一面希望正式會議有圓滿的結果，但一面又不免惴惴於會議的結果，或仍不能解決中東的糾紛。現在因為大家都這種心理，故我們敢將對於正式會議前途的蠡測，告訴讀者。據我們的觀測，稱謂無論人與人之間，或國與國之間，若要結良好的關係，或解決糾紛的問題，最要緊的就是雙方先要都有三個條件：一是「善意」(good will)；二是「相互尊重」(mutual respect)；三是「相互了解」(mutual understanding)。如今我方特派代表莫氏赴俄，對於蘇俄大概總可以說是已有以上三個條件了。何以故呢？蓋最近新聞報載京中所接瀋陽電云：「中俄會議經幾度交涉，雙方讓步，莫德惠決於五月一日赴俄，俄已表示歡迎……」

辦法係先解決東鐵問題，次另派代表解決其他外交政治方面各項交涉。從這個消息看，可見我方對於俄國商請討論中東路以外，其他問題的意見，已經相當的容納。而我方對俄業已表示善意，且又了解並尊重其意見，亦可從這個消息看出了。所以現在要問的，只是俄方對我有無上述三個條件？假使她亦是有的，會議前途，誠有樂觀之望，自不待言。否則難有圓滿的結果，卻亦意中之事。從最近二三個月的情況而論，俄方既有軍隊，在我邊境時常發砲示威，且又虐待我僑俄的人民。此外復未得中國的許可，在黑省擅設領事分館，以及在滿洲里俄領事館駐紮軍隊，該項駐軍非但不撤，且又增加。這不啻都是俄方對我不「尊重」，不「了解」，而且無「善意」的表示。欲求中俄會議不致毫無結果，我方於會議之前，似宜要求俄國先撤去中俄邊界的俄軍，改善俄境內華僑的待遇，取消其他種種對於我國不合理與不合法的舉動。俄國如有覺悟，也應當不待我方的要求，自動的取消其這種種對於我國所施的強暴野蠻的行為。如果能够這樣，將來中俄會議，一定能夠順利進行，一定能够得到良好的結果，這是我們敢預賀的。如其不然，我們對於會議的結果如何，卻覺得毫無把握了。假使會議沒有結果，或致破裂，其責任應由俄國負擔，這也是很顯而易見，無俟贅言的。我們對於中俄會議的觀察與推測如是，不知列位讀者以為如何？（頌華）

尼泊爾犯藏

西藏擁有四十六萬三千餘方英哩的面積，居民還不足二百萬，地廣人稀，豐富的寶藏猶蘊蓄而未發，加之位居西部，交通不便，與本部諸省很少密切的聯絡，故久為野心的帝國主義者乘機侵略的目的物。遠不提，即以去年的情形而論，已有許多關於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消息，見於報章。而我們於本誌二十六卷第十與第十六兩號國際欄內亦會將這種消息略述過一二了。當時我們有二種感想：（一）西藏內部政治與經濟上的建設，急宜積極促進，以解除西藏民衆被帝國主義者壓迫的痛苦；（二）希望政府於舉行蒙藏會議以前，對於康藏要有一種應急的施設，對於外力的侵入，嚴予預防，以免康藏方面再發生什麼意外的問題。這二個感想，均於該兩期本誌國際欄內說過，想必猶在讀者諸君的憶記中。距意今年蒙藏會議尚未開幕，而尼泊爾出兵犯藏的烽火已倏然而起了，藏方外患之來，已迫眉睫，這是國人所萬難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的。

關於尼泊爾出兵犯藏的消息，據上海時事新報所傳，謂尼泊爾受帝國主義者的嗾使，派王子巴布塞姆希率兵六萬三千人，侵犯西康雅山吉隆等處，康民紛紛逃避，形勢危急。西藏因與西康唇齒相關，亦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云。同時英文華北明星報則謂尼泊爾現正以六萬大軍，分道進攻西藏之拉薩，又謂此項軍隊均有最新式的軍械，而此項軍械聞係由英屬印度輸入的。又按京滬報紙所載西藏班禪駐京辦事處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則云：「最近英帝國主義者窺我政府有統一康藏

之意，他們在驚惶失措之餘，為保障其既獲的利益與進行其將來侵略的政策計，不惜以重金及多數軍械，幫助尼泊爾，嗾使她舉兵來犯我們的西藏，直取我們的西康了……」看了上面種種消息，現在康藏怎樣受外患的壓迫，其形勢又怎樣的危急，都不難推想而知了！

查尼泊爾的面積長約一千二三百里，橫約五百餘里，人口約三百萬。種族分為兩種：一為勒巴爾；一為廓爾喀。故尼泊爾又名勒巴爾，亦稱廓爾喀。國內軍政權全操於廓爾喀人之手，政體係專制，軍力尚足自衛，出產有五穀、雜糧、蔬菜白糖等類。花木菓食的產額亦頗豐盈。她原係中國領土，自西藏與內地失和後，乃與中國無形脫離，而被英國認為她的保護國。尼藏關係，本來唇齒相依，很是親睦。加之宗教相同，且有歷史關係，故素無隔閡。她為英之保護國，實因國小民寡，不足以與英相抗，只得受其蠶噬，並非出自尼人的本意。縱有少數僑藏納稅的廓爾喀人，不滿於康藏當局，亦不致使尼興師動衆，出兵犯藏。然而現在尼泊爾竟以大軍圖藏，尼藏關係異常緊張，究為什麼緣故？據報載中央社的消息，則因有下列的原由：

「英人對藏侵略，屢被藏民反對（如喇嘛強搶英人在沖思扛所踢之皮球肇禍，英人竟被驅逐出境；藏民請願達賴罷免親英派首領腮朗噶，達賴因僧衆鼓噪，遂奪腮朗噶之軍權，而喇嘛又將腮朗噶之妻毆傷等事），兼之達賴因黃教關係甚深，常與僧俗深表同情，致英人所圖，未克實現。適來印度革命突起，英人圖藏益急，乃利

用尼泊爾之名以侵藏。故此次尼泊爾進兵西藏實爲英帝國主義者以武力壓迫藏民之惡辣手段。」觀此消息，我們可以明白，此次尼泊爾侵藏，簡直就是英人侵藏；而最近嚴重的尼藏問題，也簡直就是中英兩國間重大的國際問題。無怪現在旅京藏人一面擬呈請中央援助班禪回藏，共禦外侮，一面則復在那裏積極進行反英運動，促國人的注意了。

現聞達賴已有電致中央，請撥援軍三師入藏，以固國防，并報告五路屯兵情形，（一）濟隆攝拉木各駐兵一萬，防尼人入藏正面。（二）宗喀沙喀，二路爲右翼，駐兵各三千。（此二路通惟里，即阿里噶大克之一部。）（三）定結（與哲孟雄交界）爲左翼，駐兵五千，此外于懼與怕克里靖西一帶，亦有相當兵力防禦。這是個好消息，因爲達賴旣有此電，可見他和藏民仍一致反英，而對於中央則仍聯絡一氣。至於中央方面，雖迄今（至發稿時爲止）猶未聞有派兵援藏之舉，然據最近南京消息，外部派駐印度總領事盧春芳由印赴尼泊爾，調查尼泊爾犯藏真相，而盧總領事電外部報告，已奉令由印首途赴尼。於此可見中央對於此事，已有相當的注意，這也是我們堪以向讀者告慰的一個好消息。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最令人懷疑慮的消息，爲我們所不能不說的，就是報載京訊云：「某機關接台站息，達賴數次派人與尼泊爾講和，尼方要求甚奢，致無結果。尼泊爾繼續進兵，都城拉薩一帶甚緊急。又訊達賴電京云，構和已有相當成效，剝正與尼泊爾交涉，停止軍事行動。中央對

此事擬俟真相查明瞭後，再定處置辦法。」尼人既受英人的嗾使而進兵攻藏，則其議和條件當然是本英人的意思提出的。而英人抱了侵略主義，令尼人侵藏，則其希望之奢，條件之苛，可想而知。達賴與尼議和初因對方要求甚奢，致無結果，固然是很好的消息，因爲於此足見達賴未嘗屈服於帝國主義武威之下。不過又訊謂尼藏構和已有相當成效，而未提條件如何，卻不能令人沒有疑惑。蓋如條件不苛，彼此議和固屬甚善；但事實與希望往往未能一致，如果達賴承受了苛酷的條件，勉成和議，則彼帝國主義者的目的必定因此悉遂，而西藏前途也恐從此不堪設想了。所以對於這個消息，不但我們，即國人大家都是抱十二分的疑慮的。

去年東北方，中俄伯力會議的結果，已鑄成了大錯，全國上下至今還感到無從措手，不易補救的痛苦。如今西南尼藏間之和議，假使有同樣的情形，那真是應了俗話所謂「禍不單行」了！我們現在雖不敢斷定和議的消息必確，也未能遽謂達賴必已承認了苛酷的條件，勉成和議，不過謂如果當軍事失利，拉薩一帶正在危急之中，成立了和議，則其條件必苛，乃是意中之事。故深盼達賴與藏民本奮鬥的精神，渡過難關，在有利的條件之下，成立和議，不要屈服於外人武力的脅迫，以免將來追悔莫及，自貽伊戚。康藏是中國西南重要的藩籬，我們更盼國人大家對於康藏方面的外患加以深切的注意，不要漠視。至於對政府的希望，我們早於二十六卷第十號本誌的國際欄內藏民反對英人的經濟侵

略一文中說過以下數語：「着棋要搶先手，纔有勝算；外交上與軍事上亦然。故為西藏計，外交上宜如何應付英人？西藏內部政治與經濟上的新建，宜如何積極促進？中央均應從早製績密的計畫，見諸實行。」現在我們仍是希望中央對於西藏早早於外交上，軍事上，建設上決定切實援助藏民的辦法，並趕快把牠實行，弗彼急我緩，總讓帝國主義者在藏方着着走先着，而我則着着落後，以致藏民所受帝國主義者壓迫的痛苦不易解除。（頌華）

越南獨立運動之悲劇

東方民族運動之勃興，宜莫過於今日，最近德人 H. Khoi 著《東方民族運動史》(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st) 盛稱東方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為現代世界政治潮流中最可注意之一種現象。然而我們總覺得在帝國主義重重壓迫之下，要使東方民族運動成功，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幾年前歐美人士正在那裏著東方民族之覺醒 (The Waking of the East) 這一類書籍的時候，我們便以為東方民族的前途已有一線「曙光」，可是直到如今，帝國主義的壓迫祇是有加無已，我們只要把最近東方國家民族運動的事實一看，仍還令人不勝「長夜漫漫何時旦」的感想。現在這裏所述的越南獨立運動的一幕悲劇，便可給吾人以適切的例證。

因為有上述許多原因，所以越南自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法戰爭結果，訂立中法新約，實際上淪入法國的殖民地後，竟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反抗運動發生。論者謂越南真正的革命運動，要以一九一七年志士梁玉爵等所引起的「泰院事件」為嚆矢。嗣後范鴻泰氏於一九二三年在廣州沙面炸擊越南總督，一九二四年南定地方農民五

千突起暴動；一九二五年西貢兵工廠工人八百名罷工示威，以後反抗運動更相繼不已的發生，這幾震動全世界的視聽。到最近更因一般知識階級的提倡，及受中國和土耳其印度國民革命風潮的震盪，民族運動乃日見進展。一九二八年十月在巴黎組成的「越南獨立黨」便算是負着這個使命而組織起來的。最近駐在海防方面之越南兵中突起反對法國統治的運動，竟和法兵作戰，形勢緊張到這一步，這總算是越南的民族獨立運動，現在已達到白熱化的時期了。

不過這次越南獨立黨人之變亂情形，因處法帝國主義嚴重的檢查之下，事件真相，不易流傳於外；而我們所能知到的，也只從法國政府的官報中，知道二月十日有一幕重大的越南軍隊叛變，共死法國軍官數人，傷二人，情勢頗為嚴重罷了。茲特就申報三月二十九日魯君之巴黎通信摘錄如下，以供參考。

此次越南獨立黨人之謀叛，參加人數，並不衆多，且未及一晝夜而即告平息，法國朝野，雖甚鎮定，然觀於國會中之嚴重責問，及事後之種種處置，則其內情之重大，固不難推測而得。蓋此次事變，雖起於倉卒，然其醞釀，則非一日。自一年以來，安南民族獨立運動，已逐漸活躍。去年一年中，安南政治犯之被拘捕者，時有所聞。先是，安南民族運動者，有越南國民黨之組織，自去年春間，即秘密活動，參加者大多為青年學生及工人，當時其領袖阮某，被政府捕獲，處以三年之監禁。同時黨人被捕者，則有一百五十人。去年五六月，法當局曾搜檢越南各書鋪及報紙編輯機關。

一次，越南師範學校學生，因罷課風潮，亦被捕去學生多人。七月三日越南刑法委員會判決安南人二十五名以十五年十年五年之苦役，其中被監禁者，有婦女數名。八月五日有安南黨人全家被捕下獄。九月一日，黨人阮房炎（？）自經於獄中，雖經政府嚴厲取締，而越南國民黨仍積極活動。最後乃有本年二月十日之流血慘變。

二月十日之變，係在楊貝洪河（音譯）河內三處同時發動。其事變之起源及經過情形，現在尚不能明瞭。以下所述，則係根據法國官廳方面之報告。

楊貝、洪河、河內，均在東京省，均為滇越鐵路所經過之要鎮。河內則為東京省之首府，楊貝距我國邊境之老開塞僅二百里，數小時可達。蒙自先時越南國民黨人祕密運動，駐在楊貝之東京土兵，於清晨一時起事，叛軍約五十餘人，襲擊法國軍官之住宅，並佔領軍械庫，法國軍隊未及預防，幾不能抵抗。直至天明，法軍始搜集殘部，向叛軍圍攻，未幾秩序即完全恢復。革命軍死二十餘人，被俘二十五人，僅三人脫逃。此外安南平民被捕者多人。是役中法軍死軍官五人，傷二人。

同時在洪河有二十餘黨人，持手槍炸彈襲擊法兵營，不成，躍入紅江而遁，被法兵追獲多人，其首領死焉。

二月十日晚間，楊貝洪河叛亂消息，傳至河內時，河內黨人乘機響應。當時有乘腳踏車之黨人多人，向法院，商品陳列所，警察局，法總督署門前，拋擲炸彈，但未肇禍。當時有多人被法軍警捕獲。據被捕者供稱，拋擲